

从春天出发

□王保利

“一树新栽益四邻，野夫如到旧山春。树成多是人先老，垂白看他攀折人。”说来就这么巧，今年“数九”的最后一天竟是植树节，也就在我吟哦唐朝诗人于鹄《种树》一诗时，耄耋之年的张治聪老师邀我见面。更巧的是，老师喜爱吃羊杂碎，我也喜爱。于是，这天清早，我们第一次谋面便选在了小蜗牛市场的羊杂小店。

灶间两口大锅里的羊杂与丸子正咕嘟冒响，锅沿儿滚着珍珠泡摇头晃脑，水蒸气顺着窗棂爬出来，在初春的空气里扭动着袅娜的身姿。羊肚片在浓汤里舒卷如云，牛肉丸吸饱了汁水，泛着玛瑙般的温润。白瓷碗里浮沉着春意，热汤如融化的雪水，葱花恰似新发的草芽。羊杂碎的醇香混着芫荽的清气，与早春撞了个满怀。

张老师用筷尖挑起一挂颤巍巍的肚丝，晨光穿透它薄如蝉翼的肌理，在碗沿投下晃动的玉帘。“这羊肚像是春蚕吐丝的模样”，白汤腾起的热气漫过他银白的鬓角，“你看这碗里盛的，活脱脱一个水陆道场，春风都在碗底打滚儿呢”。张老师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，哪一句话都浸染着教育的色彩。

我们吃得舒心，意犹未尽，87岁高龄的张治聪老师又邀请我到他家一叙。早闻张老师19岁从师范学校毕业，在教师的岗位上耕耘42年，桃李满天下，让我们甚是敬仰。

张老师不愧为辛勤的园丁，从他一楼门前五六平方米的花园可见一斑。春意在这儿拥挤着、打闹着，热闹非凡。迎春花、连翘花、南竹草、杏树、桃树、木瓜树，一株株、一棵棵，抑或发芽，抑或绽放，惊醒了四株酣睡的牡丹芽——绛紫色的笔尖正顶着晨露，在园中书写竖排的春帖。

最招人喜欢的，还是攀爬在篱笆上泼金洒玉的迎春。那上百朵金黄的花瀑实在狂放，挤挤挨挨地翻过篱笆，有几枝高高跃起，探

出笑脸，迎接春风的垂爱。更多的在风里晃着铃铛，将晨光摇成细碎的金粉。张老师伸手截住一枝，充满诗意地说：“杜诗说‘嫩蕊商量细细开’，这群丫头倒像要抢着坐花轿哩。”话音未落，两只蜜蜂绒毛上沾着连翘花粉，醉汉一般定格在我的手机里。

室外已布满春色，屋内更加浓烈的春意撞入眼帘时，简直让人合不上眼帘。你看那一盆盆芙蓉、扶桑、绿萝、长寿花、三角梅、幸福树、雁尾竹、石斛花，还有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卉，像是在春意融融的时节聚会，众芳争艳，各领风骚。

望着还未返青的花卉，张老师自言自语：“诗要像这枯花，肉身埋在旧冬，魂儿永远朝着新绿扑棱。”话里，无不充满诗意。

是的，张老师是爱诗的，所见所闻皆能入诗。张保安老师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日前撰写了一篇题为《“老朽”诗词蕴芬芳》的文章，大致涵盖了张老师诗词五个方面的内容。我想让他谈谈写诗的感受，他谦逊得缄口不谈。实际上，1993年9月30日，刘金忠老师在《焦作日报》编发过他写的《水调歌头·赞张振教老师》：谁伴西沉月，欲知为红烛。从教默度春秋，风华渐渐瘦。笑口金石玉言。慈怀和风细雨。甘苦寸心舟，血灌桃李壮。奋催笋成竹……

张老师则兴致盎然地垂听起弘正老师朗诵我创作的长诗《我是黄河的支流》。他从朗读的感情充沛，抑扬顿挫，到全诗的韵律、丰富的内容等，都予以评赞，让人受益匪浅。

一张彩色大照片摆在电视柜的正中央，好奇心促使我拿起来，只见9位学生簇拥着张老师，笑得如迎春花开的模样。照片背面，有张老师2019年10月16日写的一首诗：“桃李设盛宴，邀我八旬翁。多年不见面，今朝喜相逢。拉拉家常话，忆忆校园情。相对面面觑，耳顺白发生。”我端详着、感

受着，看得出他们师生间的情谊深厚。

张老师浑身充盈着诗情友情，他对晚辈同样寄托厚爱。2024年12月28日，张老师闻知孙子在学校得了“211”奖状，欣然写了《领奖台上的遐想》一文，既是对后辈的鞭策，又是对他们的勗勉：奖状是一张纸，既沉甸甸，又光鲜灿烂。奖状装有匡衡的身影，有欧阳修的苦学勤勉。奖状是一张纸，说的是过去，彰显现在，但它也憧憬着未来，奖状是动员令，让我看到了希望和光明，促使我勇登顶峰，折桂放彩，争取一个灿烂的前程！

白瓷盏里的龙井浮沉渐缓，满屋清香四溢。忽有风掀动张老师案头的诗稿，纸页间露出半句自题诗——“老根深掘三寸土，要接新雷第一声”。阳光斜穿过他银白的鬓角，他笑意盈盈乐道：“都说老树皮糙，你瞧窗外那迎春——枯藤偏要开金花，老骨头更要唱鲜亮的词啊！”

临别时春晖已酿成蜜，迎春花影在他肩头织就金色花影。张老师执意送到楼口，转过街角回望，老人仍立在花瀑里，白发与黄花都沐浴着蜜色的光。风起时，连翘摇落细碎的金箔，而牡丹芽褪尽绛紫，将青玉般的叶掌举向苍穹——那姿态就像19岁的乡村教师，在教室里举起第一根粉笔。

想起茶几上那本张老师正在翻看的2025年2月下的《老人春秋》杂志，封面头条红色标题《从春天出发》，我愿随老师一起，从春天出发，去追逐梦想。春风拂面，我不禁有感而发：不信东风属少年，白头披雪种春烟。犁开冻土三千丈，十万青山在眼前。

此刻，我忽然明白：有些春天住在羊汤翻滚的气泡里，有些诗意蛰伏在花卉的香芬中，而所有向着光阴生长的故事，都会在植树节的清晨，化为走向春天的拔节声。

又是玉兰花开时

□陈丽娟

春风轻轻地吹，春雨柔柔地洒，吹醒、滋润了玉兰树，吹开了玉兰花。白雪般的花朵晶莹剔透，如同白色的玉蝴蝶站满枝头，尽显不染尘埃的雅致。看着盛开的玉兰花，往事便涌上心头。

清晨，王奶奶提着水桶给院子里的玉兰树浇水。她的银发在晨光中泛着柔和的光，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水从桶中洒落，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芒，像是落了一地的星星。她一边浇水一边吟唱：“二月里来呀好春光，家家户户种田忙，指望今年的收成好，多打些五谷充军粮……”王奶奶的歌声带着岁月的沧桑，却依然清亮。这歌声像一缕春风，轻轻拂过我的心头，有着岁月的温度，带着泥土的芬芳。

那年，王奶奶已经60多岁，头发全白了，但精神头特别好，一天到晚从不闲着。王奶奶家的故事，不但村里人知道，很多邻村的人也知道。1943年农历二月，玉兰花盛开的时候，王爷爷上山参加八路军去了。王奶奶是村里的妇女干部，她组织村里的妇女做军鞋、送军粮，样样都干得利索。白天种地，晚上点着油灯做鞋，手指被针扎破了，就用布条缠上继续做。她总说：“那时候虽然苦，但心里是甜的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这是在为抗战出力呢。”

我喜欢王奶奶，王奶奶也喜欢我。我帮她给玉兰树浇了水，她便拉着我的手，坐在屋檐下的长凳上。农历二月的风还带着些许寒意，但阳光暖暖的。她又给我讲起了她家的故事：“那年二月，玉兰花开得特别早，白生生的花朵像一只只展翅的白鸽，就在花开得最盛的时候，你王爷爷参加了八路军。”

“他走的那天，也是这样的好天气。”王奶奶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块褪了色的红手帕，上面绣了一朵白色的玉兰花，里面包着一张泛黄的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，穿着军装，目光坚定，“这是他立了

功，部队给照的”。

我注意到手帕上绣的花，针脚细密，虽然已经褪色，依然能看出当年的精致。“这是我给你王爷爷绣的。”王奶奶摩挲着手帕，“那年二月，他要去参军，他特别喜欢玉兰花，我连夜绣了这朵玉兰花，让他把红手帕带在身上。他说等打跑了敌人，就回来和我一起种地。”她的眼眶湿润了……王奶奶说，王爷爷在抗日战争中立过很多功，后来参加了解放战争。1948年的二月真冷，玉兰树上的花苞刚刚露头，就传来了王爷爷牺牲的消息。“那会儿我正在地里干活，听见消息，手里的锄头都掉在了地上。”王奶奶的声音哽咽了，“但是想到他是为了新中国牺牲的，我就咬着牙挺过来了。”我紧紧握着王奶奶的手，她的手很粗糙，布满了老茧。她说，那时候她和公爹婆母一起，种着家里的二亩地，把一儿一女拉扯大。每到农历二月，她都会纪念王爷爷，会给玉兰树浇水，唱着那首王爷爷喜欢听的歌。

王奶奶说：“儿子长大后也当了兵，在部队努力学习、工作，多次被评为‘五好战士’，后来提了干留在了部队工作。女儿考上了卫校，毕业后分到了医院工作。孙子去年考上了军校，说将来要当军事家……”王奶奶说着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“你王爷爷要是知道了，一定很高兴。”她转身对我说：“丫头，记住啊，现在的好日子，都是无数像你王爷爷这样的英雄用生命换来的。”我看着王奶奶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又是玉兰花开时。王奶奶早已离我们远去，但王奶奶的歌声常常萦绕在我耳边。那歌声在春风中飘荡，飘过田野，飘向远方。那歌声有对过去的怀念，有对生活的珍惜，更有对未来的期盼。在这二月的春光里，我仿佛看到了无数像王奶奶这样的人，他们用坚韧和乐观，编织了这片土地上最动人的故事。

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:jzwbxq@163.com

(请注明姓名、电话及具体地址)